

顺应论视阈下《复活》的汉译本分析

李修慧 李文戈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哈尔滨 150001)

提 要: 语言顺应是一种语言使用者根据需要不断进行选择以达到交际目的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不可避免地也需要进行选择才能达到交际目的, 因此, 顺应论对翻译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基于顺应论, 本文从语言结构的顺应、语境因素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的意识性等四个方面重点分析《复活》汝龙译本和草婴译本的语言选择与顺应的过程。

关键词: 顺应论; 语言结构; 语境因素; 动态性; 意识性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晚年作品, 它凝结了作者一生的思想与心血, 也被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发展的高峰。早在上世纪初, 我国便有了《复活》的译本, 但内容有所删减, 译文也采用文言文形式, 不利于保持原文的风格和表现手法。迄今为止, 《复活》汉译本已达 20 多种, 但最受欢迎的当属汝龙译本和草婴译本。这也是本文选择研究对象的初衷所在。

最初, 顺应是生物进化论中的一个概念, 后来被比利时语言学家维索尔伦 (Verschueren) 引入语用学研究, 提出了“语言顺应论”(linguistic theory of adaptation) 的概念。语言顺应包括语境因素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顺应的意识性 (Verschueren 1999: 65—66), 这些方面构成了顺应论四个不同的研究角度。可见, 顺应论“是一套完整的语用研究理论, 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解释力”(徐学平 2005: 91—92), 是“可以从认知的、社会的、文化的综合角度, 全方位考察语言现象及其运用的行为方式”。(宋志平 2004: 20)。

1 语言结构的顺应

1.1 词汇语义层面

翻译不是单纯机械地把源语中的一个词对等地译成目的语中的一个词,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需要充分考虑到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及语义和交际语境, 在充分理解原文意义的基础上做出恰当的词语选择。例如:

(1) — А, и вы попали, — с громким хохотом встретил Петр Герасимович Нехлюдова.
— Не отверглись?

— Я и не думал отвергиваться, — строго и уныло сказал Нехлюдов.

“啊, 连您也上了圈套,”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迎着涅赫柳多夫扬声大笑说,

“您也没有躲掉吗?”

“我根本就没有躲掉的意思。”涅赫柳多夫严厉而阴郁地说。(汝龙译)

“嘿, 连您也掉进来了!”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哈哈大笑, “您也逃不掉

吗？”

“我根本就不想逃。” 聂赫留朵夫严厉而冷淡地回答。（草婴译）

聂赫留朵夫带着高人一等的姿态走入陪审室却遇到了不拘小节粗鲁无礼的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对这个人充满鄙视和反感。此处的“А, и вы попали”两个译本分别译为“啊，连您也上了圈套”和“嘿，连您也掉进来了”。首先，相比语气词“啊”，“嘿”更能体现出盖拉西莫维奇的不拘小节和调侃戏谑；其次，“上了圈套”和“掉进来了”，“掉”更能体现出聂赫留朵夫的不情愿与迫不得已，或者可将两者结合起来改译为“嘿，连您也掉进圈套了”。最后，两个译文将“отвергиваться”分别译为“躲”和“逃”，而其原意为“用巧妙的办法回避，用尽手段躲避”，相比“躲”字，“逃”字的力度更大，更加符合原文所要表达的含义。

(2) — Дотрагиваясь обеими руками до его колен, сказал Масленников, как бы желая смягчить Свое величие, — это можно, но, видишь ли, я **калиф на час**.

马斯连尼科夫说着，伸出两只手来摸一摸涅赫柳多夫的膝头，仿佛要冲淡他自己的威严似的，“这件事可以做到，不过，你要知道，我只不过做一个**钟头的皇帝**罢了。”（汝龙译）

马斯连尼科夫说着，双手摸摸聂赫留朵夫的膝盖，仿佛要表示自己平易近人，“这可以，不过你也看到，我只是个**临时皇帝**。”（草婴译）

这个场景是聂赫留朵夫为了见到牢中的玛丝洛娃而去找他的老同事马斯连尼科夫，请求为其开一张能随时探望玛丝洛娃的证明。此时马斯连尼科夫的上司出差了，他代为管理省里的事。原文中马斯连尼科夫称自己是“калиф на час”，这是俄语中的一个固定说法，它的原意是指“在某一短暂时间内掌握或被赋予权力的人”，汝龙按照字义将其译为“一个钟头的皇帝”，稍显生硬，而草婴译为“临时皇帝”，用词更加简洁准确，符合读者的审美期待。

1.2 句法结构层面

俄语与汉语在句法结构方面有很多差异。以《复活》为例，托尔斯泰擅长使用长句，运用各种修辞手段，那么，如何才能完整传达出原文的信息、又不破坏原文中的语言和修辞结构呢？针对这些句法和修辞问题，不同译者有自己的解决方案，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和顺应。例如：

(3) Но то свободное, духовное существо, которое **одно истинно, одно могущественно, одно вечно**, уже пробудилось в Нехлюдове.

然而，自由的、精神的人，已经在涅赫柳多夫的身上觉醒，**只有这个人才是真实的，只有他才是强大的，只有他才是永恒的。**（汝龙译）

但是，那个自由的精神的人已经在聂赫留朵夫身上觉醒了，**他是真实、强大而永恒的。**（草婴译）

原文中的“одно истинно, одно могущественно, одно вечно”属于俄语层递，它是指“在文学语言中将同一类型的表达手段逐一排列使用，逐渐增强和减弱所表达的程度”（陆永昌 2007：172）。层递和重复比较类似，但是区别在于：重复的每个部分的程度是相同的且形式内容一致，通过重复的次数达到强调的效果；而层递是层层递进的，每一个部分都比前一部分的程度更加深刻且形式相同、内容相似，逐次递进达到强调的效果。草婴将三个形容词短尾形式并列起来翻译，在程度上并没有体现出层递这一修辞手法所展现出的效果，并且原文中“одно”表示的是加重强调语气，但在译文中没有得到再现。汝龙译本既完整地传达了语句信息，又译出了层递的修辞效果，相比而言，该例中汝龙的译文更加符合顺应论。

在俄语中，使用形动词和副动词是不可避免的，但汉语却没有这样的语言变化形式，因此对翻译而言，要探寻目的语中语言顺应的表达方式。例如：

(4) Трактиров уже теснились, **высвободившись из своих фабрик**, мужчины в чистых поддевах и глянцевитых сапогах.

小饭铺里已经挤满了人, **其中有不必要到工厂去上班的男人**, 穿着干净的长上衣和发亮的皮靴。(汝龙译)

小饭馆周围挤满了**不上工的男人**, 他们穿着干净的腰部打褶的上衣和擦得发亮的皮靴。(草婴译)

原文中有三个小句, 汝龙的译文严格遵循原文的句式, 也将其译为三个短句。而草婴将其译为两个短句, 将前两个小句整合在一起, 处理方式更加灵活, 也使语义更加清晰。

总体而言, 两个译本各有优点。首先, 草婴译本语言简洁, 译者善于整合句子结构, 善用四字成语, 而汝龙译本则忠实原文, 注重词语数量排列和语序句序, 这一点从译文字数也可以看出来(汝龙译本字数 45.5 万, 而草婴译文字数只有 38.4 万, 两者相差 7 万多字)。其次, 两个译本都有译者自己的语言风格, 草婴译本词藻稍显华丽, 文艺气息浓厚, 而汝龙译本忠于原文, 语言清新朴实。此外, 两位译者都有自己独特的翻译原则和习惯, 例如, 草婴译本将原文中的法语部分几乎都译为了中文, 而汝龙译本则保留了法语部分, 选用注释加以解释。对于同一个词语, 两位译者都有自己固定的词汇选择习惯, 例如, 原文中的“крыльцо”, 草婴译本通篇译为“台阶”, 汝龙译本则译为“门廊”。这些都是两位译者在语言选择上做出的顺应, 尽管“两位译者的翻译思想、方法、美学追求、语言风格是不同的, 但都有认真研究的价值”。(李蟠 1988: 56)

2 语境因素的顺应

根据维索尔伦的顺应论观点, 语境因素包括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 其中交际语境由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心理世界和交际双方构成。同一事物在不同的交际语境中会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而处于不同时代背景、社交场合、有着不同心理世界及文化观念的译者对同一事物的解读也会有所不同。

2.1 空间环境的制约

空间环境层面属于交际语境中物理世界的一部分, 维索尔伦认为, 物理世界是人们所处的地理和自然环境, 生活在迥异物理世界的人思考和运用语言的方式大不相同。(Verschueren 1999)。《复活》是俄国作品, 描写的是农奴制时期的真实现状, 因此,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文化差异方面做出顺应, 还要顺应时空差异才能让读者更容易接受译文。例如:

(5) Она с соболезнаванием смотрела теперь на ту каторжную жизнь, которую вели в первых комнатах бледные, с худыми руками прачки, из которых некоторые уже были чахоточные, стирая и глядя **в тридцатиградусном мыльном пару** с открытыми летом и зимой окнами, и ужасалась мысли о том, что и она могла поступить в эту каторгу.

现在她怀着哀怜的心情瞧着前边房间里那些脸色苍白、胳膊精瘦的洗衣女工所过的苦役般的生活, 那边的窗子不论冬夏总是开着, 她们**在肥皂水的三十度蒸汽里**洗净和熨平衣物, 有些人已经得了肺病。她一想到她也可能做这种苦工, 就不由得心惊胆战。(注释: 指列氏温度)(汝龙译)

她瞧着前面几个屋子里的洗衣妇, 对她们充满怜悯。她们脸色苍白、胳膊干瘦, 有的已得了病, 过着苦役犯一般的生活。那里不论冬夏, 窗子一直敞开着, 她们就**在三十度高湿的肥皂蒸汽里**洗熨衣服。玛丝洛娃一想到她也可能服这样的苦役, 不禁感到恐惧。(注释: 指列氏温度。列氏温度计把 0 度作为冰点, 把 80 度作为沸点, 列氏 30 度等于摄氏 37.5 度)(草婴译)

这段话是描写玛丝洛娃在面临抉择时候的情景, 她不想如洗衣女工般悲惨的生活, 最终

走上了做妓女的道路。原文中的“в тридцатиградусном мыльном пару”直译为“30度的肥皂蒸汽”。但是，由于中俄所处空间环境的差异，中国读者很可能会因30度并不是高温而对翻译产生质疑，考虑到这一点，两位译者在语言选择上都做出了顺应，也就是都加以注释说明，但汝龙只是指出了文中所指温度为列氏温度，大多数读者可能依然没有概念，而草婴则直接将列氏温度转化为摄氏温度，解释得更加清晰到位。

(6) Человек ведь какой: слышал, я чай, двенадцать вершков, пудов-от восьми!

这个人可是壮得出奇：刚才我听到他的身量有两俄尺十二俄寸高，有八普特重呢！（注释：1普特约合我国33市斤）（汝龙译）

那个家伙，据说身高二俄尺十二俄寸，体重有八普特呢！（注释：1普特等于16.38公斤，8普特约合131公斤）（草婴译）

这是陪审员们在商议玛丝洛娃毒死人案时，其中一个商人身份的陪审员说的话，描述的是受害者的身高和体重。由于空间环境的差异，读者不能很好地理解俄国的计量单位“俄尺”和“普特”，所以译者必须做出顺应。两位译者都对“普特”加以注释，汝龙以“斤”为单位，草婴以“公斤”为单位，使读者对人物体重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他们对“俄尺”和“俄寸”在前文均有说明（1俄尺=0.711米；1俄寸=4.44厘米）。

2.2 社交场合的影响

每个人都是社会人，这就决定了每个语言使用者在交际中必然会受到社交场合、社会规则、社交礼仪等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社交场合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语言选择，既要符合原文中的社交场合，又要满足目的语读者的内心期待。例如：

(7) Скоро после присяжных судебный пристав односторонней походкой вышел на середину и громким голосом, которым он точно хотел испугать присутствующих, прокричал:

— Суд идет!

陪审员们落座以后不久，民事执行官就迈着歪斜的步子走到大厅的正中，仿佛打算吓唬在场的人似的，用响亮的声调叫道“升堂！”（汝龙译）

陪审员们一坐好，民事执行官就趑趄着来到法庭中央，仿佛要吓唬在场的人似的，放开嗓门叫道“开庭了！”（草婴译）

这是要第一次审判毒死人命案时的情景，很显然发生在法庭上。对原文中的“Суд идет!”，两位译者都做出了顺应，汝龙译为“升堂”，但“升堂”是中国古代审讯时所使用的词语，用在俄国作品中，虽社交场合类似，但时空背景不符，所以风格略显不搭，而草婴译本的“开庭了！”更加符合当时俄国的社会环境和社交场合。

(8) Мы не поставили в ответе: «Виновна, но без намерения лишить жизни».

我们在答案里没有注一句：“她犯了这样的罪，但是**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汝龙译）

我们在答案里没有注明：“她有罪，但**并非蓄意杀人**。”（草婴译）

这里依然是发生在陪审员们之间的对话，翻译时需要根据社交场合做出顺应，但汝龙直接将“без намерения лишить жизни”译为“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而草婴则运用了法律的标准说法“并非蓄意杀人”，词义也更加贴合社交语境，凸显其专业性。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例如原文中“Все встали”，对比汝龙译本的“大家都站起来”，草婴译本的“全体起立”更加符合法庭的社交语境，这样的表述也会提升译本的专业性和质量。

2.3 人物情感的作用

人物情感方面的顺应属于心理世界的范畴。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语言选择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自身情感及认知方面的影响。因此，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注重顺应源语中作品人物的

情感认知,也要顺应目的语读者心中的心理世界,满足目的语读者对作品中人物的情感诉求。例如:

- (9) — Ай, девка, хороша, — говорил один.
— **Тетеньке** мое почтение, — говорил другой, подмигивая глазом.
“嘿,这儿有个小妞儿,好漂亮。”有个犯人说。
“**小姑姑**,你好哇。”另一个犯人说,对他挤了挤眼睛。(汝龙译)
“嘿,这妞儿,长得多俏!”一个犯人说。
“你好哇,**小娘子!**”另一个挤挤眼说。(草婴译)

玛丝洛娃自小受过教育,外形漂亮,风姿绰约,在牢中与其他女犯气质完全不同。在她被押送回狱时,在监狱门口碰到了一百名男犯,这些男犯都色眯眯地盯着她看,还时不时用言语调戏她。此例中,两个译本对“тетенька”的处理有所不同。汝龙译本的称谓“小姑姑”并没有传达出原文中轻佻的语气,也没有很好地顺应男犯人好色轻浮的人物形象,而草婴译本的称谓“小娘子”则显得活灵活现,一下子树立了犯人轻佻不正经的形象,准确地把汉语读者带入到情景中去。

- (10) — От тюрьмы да от сумы, видно, не отказывайся. Не сума — так тюрьма.
— Видно, **у них все так**, — сказала корчемница.
“看样子,监牢和讨饭袋是谁也躲不开的。不是讨饭袋就是监牢。”
“看起来,**他们那班人都是这个样子**。”贩卖私酒的女人说。(汝龙译)
“看样子,坐牢也罢,要饭也罢,你就甭想躲开它。不是要饭,就是坐牢。”
“**他们都是一路货**,”贩卖私酒的女人说。(草婴译)

在监狱中,女犯们在讨论各自的经历和遭遇,她们其中很多都是犯了一点小错甚至是并没有什么罪就被抓了进来,有的自己被判刑服苦役,有的全家都被抓进监狱,讨论的结果就是她们的命运只能是讨饭和坐牢,而这一切悲剧都是由于那些滥用权力的人和这病态的社会所导致的。一切有地位有本事的人也都要依靠权力和金钱,他们都是一样的。原文中贩卖私酒的女人说的话“у них все так”带有强烈的鄙视不满以及憎恨厌恶的情感,译者在翻译时也应做出情感上的顺应。汝龙译本的“他们那班人都是这个样子”是采用的直译方法,未能再现出人物的情感状态,而草婴译本的“他们都是一路货”是采用意译的方法,将人物鄙夷憎恶的情感诠释的淋漓尽致,凸显了人物性格,也使读者对人物的遭遇感同身受。

2.4 文化观念的限制

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心理世界包括情感和认知要素,在认知要素中,各种不同的体验有概念化过程,形成人们的思维观念(桑薇 2015: 21)。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重点和难点在于对于源语文化的理解,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两国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注意语言语境方面的顺应,还应诠释好文化观念的差异,使读者既能了解到国外文化又能由此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例如:

- (11) — **Машенька** нездорова немного, устала в церкви. Мы причащались.
— **Поздравляю, тетя Соня**, — говорил Нехлюдов, целуя руки Софьи Ивановны, — простите, замочил вас.
“**玛申卡**有点不舒服,她在教堂里站累了。我们领过圣餐了。”
“**恭喜,索尼娅姑姑**,”涅赫柳多夫说,吻了吻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的手,“请您原谅,我沾湿您的衣裳了。”(注释:玛申卡:玛丽亚的爱称;涅赫柳多夫的另一个姑姑名叫玛丽亚。恭喜:按俄国宗教习俗,对领过圣餐的人要道喜。索尼娅:索菲娅的爱称。)(汝龙译)
“**玛丽雅**姑妈有点不舒服,她刚才去教堂累了。我们领过圣餐了。”
“**恭喜你,索菲雅**姑妈,”聂赫留朵夫吻了吻索菲雅姑妈的手说,“对不起,我把您弄湿

了。”(草婴译)

这里描写的是:三年后,聂赫留朵夫在基督受难日那天又一次来到他的姑妈家中,根据前文可知,聂赫留朵夫的两位姑妈分别是玛丽亚和索菲娅,这里的玛申卡指的就是玛丽亚姑妈,索尼娅指的就是索菲娅姑妈,只是称呼不同,感情更加亲近而已,但如果不加以解释,肯定会使完全不了解俄国文化的读者产生混乱。其次,姑妈提到她们领过圣餐了,紧接着聂赫留朵夫就说了句“恭喜”,但为什么要恭喜?这也是一种文化差异,如果读者了解俄罗斯的宗教习俗就会明白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但如果不了解,就会一头雾水。对于这样一种隐藏式的文化信息,汝龙译文中做出顺应,一一给予注释,使读者清晰明了,而草婴译本则没有加以解释,这样很有可能会使读者产生疑问。

(12) Арестантка эта, прозывавшаяся **Хорошавкой** за свое щегольство, судилась за кражу и поджог.

这个女犯因为喜欢打扮而得了外号叫“美人儿”,她犯盗窃罪和纵火罪而受审。(汝龙译)

这个女犯喜欢打扮,大家都叫她“俏娘们”,她因犯盗窃和纵火罪而受审。(草婴译)

这个女犯是玛丝洛娃同一间牢房中的女犯,她被女犯们起了个绰号叫“Хорошавка”,其实“Хорошавка”在俄语中是一个姓氏,这个姓氏来源于美丽的外貌,用来形容外表漂亮美丽,内心善良。除此之外,它也可以用来形容矫揉造作、自恋自大、孤芳自赏。两位译者把它翻译成了“美人儿”或“俏娘们”,实际上未能传递出其隐藏的文化信息。

如今,市面上的文学译本越来越多,所以读者对译者的翻译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作不仅要传达出原著的写作风格、语言特色和语境要求等信息,还要传递出原著内含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观念等跨文化知识,这是读者的精神需求,同时也是译本水准的真实反映。

3 顺应的动态性

翻译是一个动态顺应的过程,动态顺应是维索尔伦语言选择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语言使用中“意义的动态生成”(Verschueren 2000: 147)。作为顺应论的核心,语言选择过程的动态顺应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体现:第一,时间顺应。第二,不同语境对语言选择的制约。第三,语言线性结构的灵活变化。(马利 2011: 73)

从时间顺应的角度来看,源语文本的产生是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自然要顺应源语文本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但在用目的语进行描述时,又必须顺应读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例如:

(13) Она и окрестила девочку, а потом, жалея свою крестницу, давала молока и денег матери, и девочка осталась жива. Старые барышни так и называли ее «спасенной».

她果然给小姑娘受了洗,事后怜惜她的教女,常给那母亲送些牛奶和钱去,小姑娘就活下来了。两个老处女从此叫他“救下来的姑娘”。(汝龙译)

她给女孩行了洗礼,又因怜悯这个教女,常给做母亲的送点牛奶和钱。这样,女孩就活了下来。两个老姑娘从此就叫她“再生儿”。(草婴译)

“спасенный”是“спасти”的被动形动词,原文用这个词来表示“女孩因为接受了洗礼而被救赎和重生”。汝龙译为“救下来的姑娘”,虽然意义正确,但并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不宜用作称谓语,而草婴翻译的“再生儿”既符合称谓语短小精炼的特点,又完整表达出原文中救赎和重生的意义,符合读者的阅读要求。

从语境的动态顺应角度来看,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由于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对交际语境的认知存在差异,从而造成译者和译文读者的理解障碍和阅读障碍。译者作为消除障碍的关键一环,必须做出语言选择和动态顺应,并采用合适的翻译方法创造

出符合译文读者要求的译本。例如：

(14) — Занятие? Чем занимались?

Маслова молчала.

— Чем занимались? — повторил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 В заведении была, — сказала она.

— В каком заведении? — строго спросил член в очках.

— Вы сами знаете, в каком, — сказала Маслова, улыбнулась и тотчас же, быстро оглянувшись, опять прямо уставилась н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职业呢?您做什么工作?”

马斯洛娃沉默了。

“您做什么工作呢?”庭长又问了一遍。

“我在一种院儿里,”她说。

“什么院儿,”戴眼镜的法官厉声问道。

“您自己知道那叫什么院儿,”马斯洛娃说,微微一笑,然后很快地往四下里看一眼,立刻又照直地瞧着庭长。(汝龙译)

“职业呢?你做什么工作?”

玛丝洛娃不作声。

“你做什么工作?”庭长又问。

“在店里,”她说。

“什么店?”戴眼镜的法官严厉地问。

“什么店您自己知道,”玛丝洛娃说。她扑哧一笑,接着迅速地向周围扫了一眼,又盯住庭长。(草婴译)

玛丝洛娃工作场所为妓院,而“заведение”原意为“院校、学校、机关、团体、企业”,法官审问玛丝洛娃的职业时,她并没有用低俗的词语回答,而是用了“заведение”,说明玛丝洛娃本身认为自己的职业是高尚的,但也有可能是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的玛丝洛娃感到难为情而做出的掩盖性回答,这要看原文读者的个人解读。同样,译者也有自己的解读,汝龙译本的“院儿”是对“妓院”的隐晦表达,而草婴译本的“店里”则反映出玛丝洛娃对维护自己职业的态度,两个译本从不同方面对原文进行了解读,满足了读者的不同阅读需求。

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翻译时要采取灵活有效的翻译策略,才能最恰当地进行语言选择,满足读者的心理期待和审美需求。例如:

(15) Маслова была дочь незамужней дворовой женщины, жившей при своей матери-скотнице в деревне у двух сестер-барышень помещиц.

马斯洛娃是一个没出嫁的女农奴的女儿,她母亲在乡下随着饲养牲口的外祖母一起,在两个身为地主的**老处女**手下做工。(汝龙译)

她是一个未婚的女农奴的私生子。这女农奴跟着饲养牲口的母亲一起,在两个地主**老姑娘**的庄院里干活。(草婴译)

“барышня”是一个旧词,指出身于地主阶级或者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孩儿,常译为“小姐”,口语中也用来形容娇生惯养、不爱劳动的女子。两个译本分别将其译为“老处女”和“老姑娘”,都表达出了上下文中隐藏的“单身”的信息。“老处女”还指代古板神经质的女人,这一点也是读者能从原著中体会到的隐含信息,但“老姑娘”则没有这一含义,所以汝龙译本的诠释更佳。

4 顺应的意识性

译者作为文学翻译的主体，“是有思想、有感情的生命个体，不是冷冰冰的翻译机器，他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审美观、语言观，总是从自己的社会阅历、生活经验出发，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和趣味对原作意象（人物形象）、艺术画面、思想感情内涵、语言形式做出个性化的判断和评价。（王平 2009：226）因此，译者自身的人生阅历、认知思维、教育水平及生活环境等都会对译本产生影响和制约。此外，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译者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也是自身主体性和意识性的选择。例如：

（16）Но та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ый бы пожалел его, не нашлось ни одного во все то время, когда он, **как зверок**, жил в городе свои года ученья и, обстриженный под гребенку, чтоб не разводиться вшей, бегал мастерам за покупкой...

可是自从他**像个小野兽似的**在城里住下，过学徒的生活，剃光了头发以免生虱子，而且给师傅们跑街买东西的时候起，整个这段时期，有心怜悯他的人却始终连一个也没出现过……（汝龙译）

但自从他在城里**过着牛马般的**学徒生活，为了防止生虱子而剃光头发，终日替师傅们东奔西跑买东西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怜悯过他……（草婴译）

这段话是在描写一个小学徒的悲惨经历。汝龙译本把“как зверок”直译为“像个小野兽似的”，而草婴译本将“小野兽”细化为“牛马”。汉语中常常用“当牛做马”来形容“甘心伺候别人，听从别人使唤，受人奴役”。对比两个译本可以看出，草婴译得更加贴切形象，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方式。

（17）— Мы и то с тетенькой, касатка, переговаривались, може, сразу ослобонят. Тоже, сказывали, бывает. Еще и денег надают, **под какой час попадешь**.

“我，好闺女，刚才还跟大妈念叨来着：说不定人家一下子就把她放了。听人家说，也有过这样的事。有人还得到一大堆钱呢，**这要看交什么运了。**”（汝龙译）

“好姑娘，我刚才还跟大婶说过，也许会当场就把你释放的。据说这样的事是常有的。还会给些钱呢，**全得看你的造化了。**”（草婴译）

对于“под какой час попадешь”，汝龙译为“这要看交什么运了”，属于异化策略，而草婴译为“全看你的造化了”，很明显采用的是归化策略。

通过上述例句的分析可以看出，两位译者在语言选择过程中意识凸显程度不同，翻译策略也有所不同，这也正是两个译本语言风格不同的原因所在。

5 结束语

译者的翻译过程是文学作品的再创造过程，也是一个动态的顺应和语言选择的过程。通过对《复活》两个汉译本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语言结构的顺应不仅表现在词汇语义层面，也表现在句法结构层面；空间环境、社交场合、人物情感、文化观念对语言因素的顺应有着直接的影响；翻译作为一个动态顺应的过程，必须顺应读者所处的时代环境，满足他们的心理期待和审美需求；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也是自身主体性和意识性的选择。

顺应理论对文学翻译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它打破了传统的翻译对等的原则，将翻译作为一个动态的语言选择过程去考量，不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力，也为向全球推广中国文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Verschuereen, Jef.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9.

- [2]Verschueren, Jef.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3]李 蟠. 评《复活》的两个译本[J]. 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 1988(4).
- [4]陆永昌. 俄汉文学翻译理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5]马 利. Verschueren 语言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
- [6]桑 薇. 语用顺应论视角下《大地》两中译本翻译研究[D]. 淮北师范大学研究生论文, 2015.
- [7]宋志平. 翻译: 选择与顺应——语用顺应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04(2).
- [8]王 平. 文学翻译审美学[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9.
- [9]徐学平. 顺应论与语用距离[J]. 外国语言文学, 2005(2).

A Study of Chinese Versions of *Resurr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aptation Theory

— Cao Ying, Ru Long's Translations as Examples

Li Xiu-hui Li Wen-ge

(Heilongjiang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adapt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language users continually choose as needed to achieve communicative purpos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also needs to choose inevitably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the theory of adaptation has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for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dapt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linguistic choice and adaptation in the two translations from four aspects: the 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tability, the 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adaptability, the dynamics of adaptability and the salience of adaptability.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adaptation; the structural objects; the contextual correlates; dynamic; salience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科技俄语翻译修辞研究”(17YYB098)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翻译职业化背景下的科技翻译人才培养研究”(JGYJ-2018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修慧,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李文戈,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翻译学, 语篇翻译研究。

收稿日期: 2018-12-19

[责任编辑: 信 娜]